

一张张发黄的照片,带给你多少难忘的回忆。

1968~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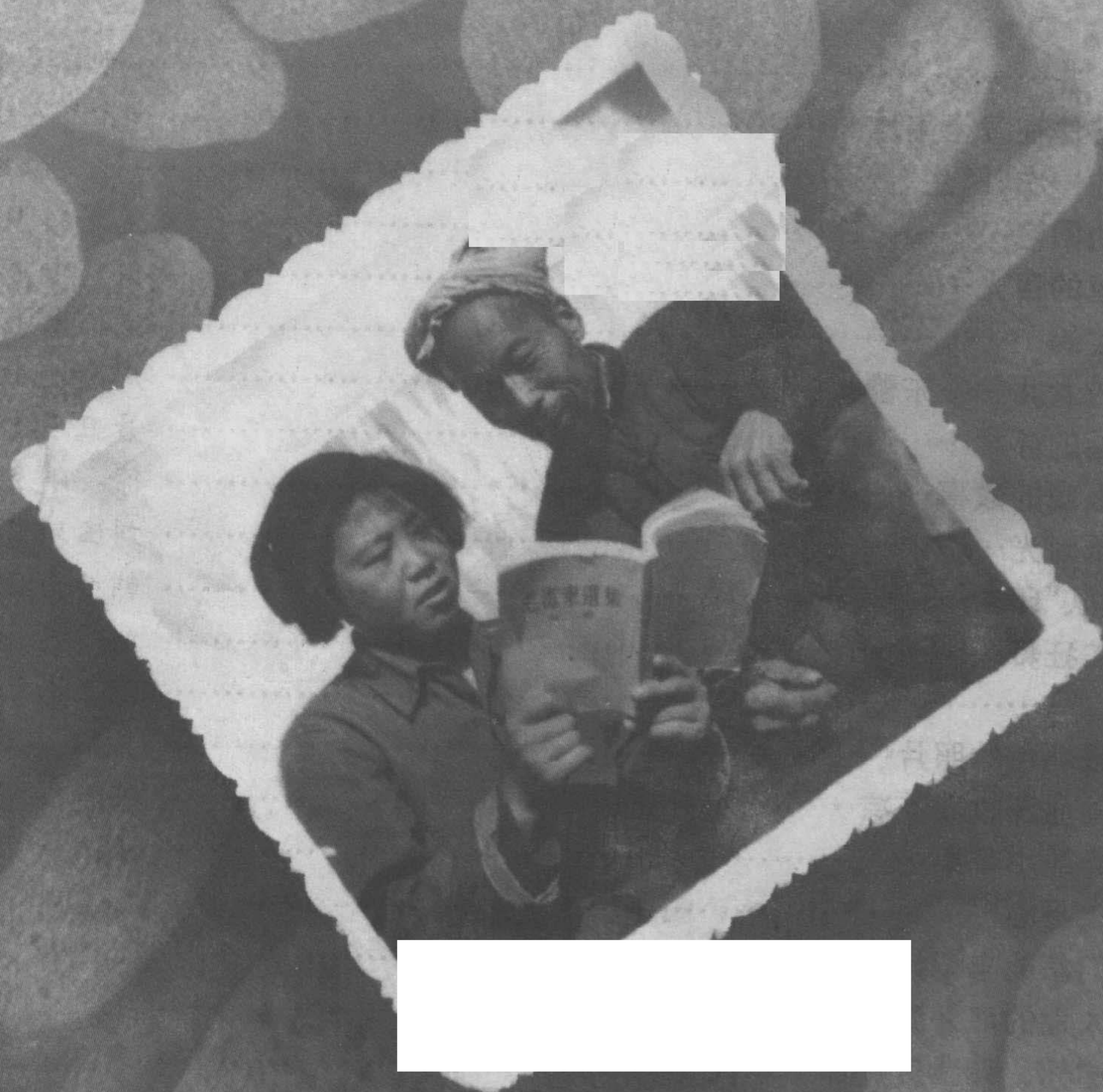
知青老照片

百花文艺出版社



D432.9/15

知青 老照片



百花文艺出版社

策划主编 / 薛炎文 张雪杉

编委会成员 / 薛炎文 张雪杉 靳立华
余小惠 曾永辰 魏钧泉

艺术总监 / 魏钧泉

文字编辑 / 余小惠 曾永辰 高艳华

编务人员 / 陈 凯



编后语

《知青老照片》第一辑出版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许多报刊竞相报道并转发该书的照片文章。我们接到了大量的知青朋友的来信与照片，在第二辑付梓之际，我们谨向知青战友和各方面关心支持本书的朋友表示谢意。

知青老照片

百花文艺出版社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印张4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06-2743-0/1·2455 定价：9.00 元



知青老照片

目录

老 井	杨增瑗 4
我曾住在黄土高坡	张 路 6
我的一次“医生”梦	竹 林 8
鱼的回忆	肖复兴 10
盼望的目光	何 申 12
养蜜蜂	王梓木 14
我的女儿——东蕾	周禹鹏 16
青春的怀念	聂卫平 18
样板戏的故事	徐 刚 20
快乐时光	刘玉琦 22
“插队”印象	韩 力 23
骆驼狂舞	刘 畅 24
骑 马	范立山 26
一张褪色的照片	王继诚 27
播种血汗收获苍凉	安爱国 28
青青的小苹果	王公惠 29
烈火丹心	魏志刚 30
人们怎能忘记她	杜鸿林 32
北大荒的海外游子	王 农 35
谢谢你，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李忠惠 36
人生岔道口	曹式哲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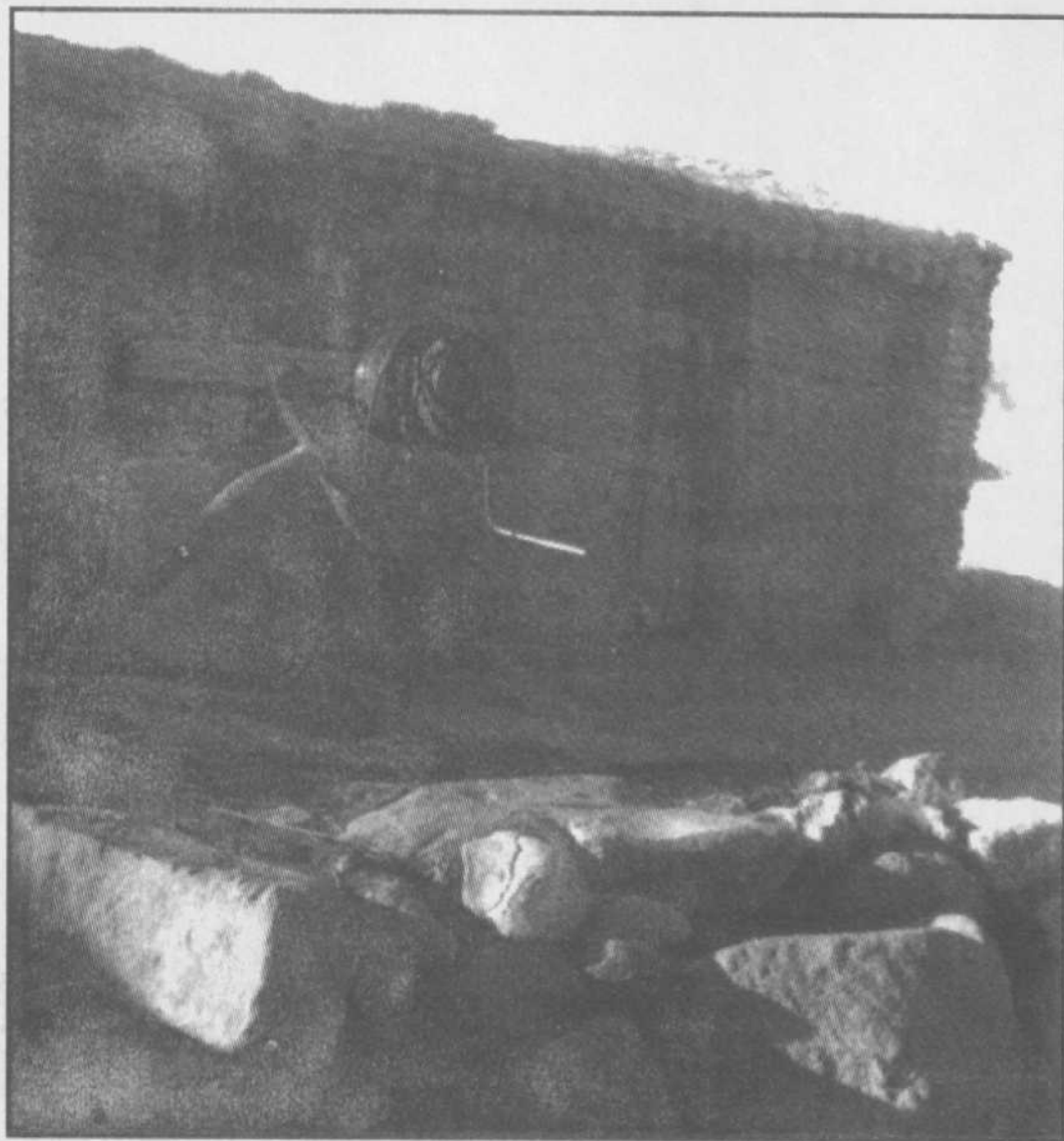
知青老照片

目录

我是连队炊事员·····	乔丽娟 38
昔日的荒唐·····	李亚平 39
屋顶花园·····	许艳平 40
迎接小生命的日子·····	于凤兰 41
奉献青春的创业队·····	赵松茂 42
进与退·····	罗 丹 44
拍张照片寄回家·····	唐 希 45
一辆吉普车·····	刘运忠 45
我的农村生涯·····	梁成炜 46
圆 梦·····	庞友贵 47
我爱十四班·····	孙兆兰 47
美好与失落的记忆·····	车玉萍 48
没齿难忘战友情·····	龙国武 49
扎根北大荒三十年·····	胡德秀 50
乡下生活乐陶陶·····	潘玲玲 52
独自一人的戴志坤·····	李战军 53
嫁在北大荒·····	唐 瑜 54
孪生姐妹喜开镰·····	王春华 55
农村的家·····	史文洁等 56
水稻的灾难·····	崔大文 57
垫底的酒·····	崔港珠 58

1968-1998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作者与龙海在老井边合影

老 井

● 杨增瑗

1968年，我从北京来到山西左云县插队。1995年8月，我与几十名知青重回第二故乡，看望父老乡亲们。下了车，凭着记忆来到村东头，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口井，那口我熟悉的依然是青条石封口、井口架着轱辘的老井。多年来，它曾无数次走进我的梦境，与它相关的故事，在我心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972年秋天，我担任护秋员，把偷庄稼的龙海抓住了。龙海当时31岁，是村里公认的老老实实的好后生，不幸的是龙海的爸爸是个“富农分子”，作为“富农子弟”的龙海偷了集体的东西，在那疯狂的年代可是惹下了大祸。批判会上，尽管我一再提醒不许动手，可龙海还是被愤怒的贫下中农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第二天，记得是农历八月十二，队里抢收谷子，万般无奈的龙海媳妇怀着9个月的身孕下地去了。干部打发我叫龙海也去干活。

来到龙海家，我才看见他的屁股被打得黑青，腿也动弹不得，惨白惨白的头歪在炕沿上，样子真叫人可怜。我婉言告诉龙海，打人是违反政策的，可我控制不了当时的局面，确实有我的一部分责任。你媳妇那么大的肚子，还去收谷子，如果你不去，咱俩谁也交待不

了。

大概是我的话还算讲理吧，龙海听完，拖着一条被打痛的腿爬下炕头说，那，就去吧。

我扶着他走出屋，龙海念叨着：你等着，我去找把割草刀，我去找把割草刀。他一拐一拐向房后走去，当时我毫不在意，可偶然抬起头，只见龙海慢慢上了井台，手扶了一下轱辘就直挺挺地“扑通”一声跳了下去。哎呀！我大叫一声，心堵到嗓子眼儿，气也喘不上来。我心想，这可坏了，现场只有我们两个人，如果有人说是我把龙海推下去的，就是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啊！我大步跑过去，跨上井台往下一看——还好，由于井水不深，龙海双腿扎在井底的污泥里动弹不得。他在溅起的泥水中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我和闻讯赶来的村民手忙脚乱地把他打捞上来抬回家，又火速跑了8里地找回正在收谷子的龙海媳妇，给龙海擦洗身子，换好干净衣服……

紧接着，各种议论、各种说法在村里传开了。有的说是我把龙海逼得跳了井，心真狠！也有的说破坏集体财产就该狠狠地斗！当时我陷入重重矛盾中，思来想去，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对还是错。

护秋是我的任务，不管谁偷了庄稼，我都不会熟视无睹。别说龙海了，上次一个公社干部偷摘菜园的豆角，我不也把他拉回队部去了！集体的财产就是不能侵占嘛……

可说实在的，村里太穷了，年年不够吃，要不是见孩子饿得直哭，要不是见身怀六甲的媳妇面黄肌瘦，龙海会铤而走险吗？而且入秋以来，偷庄稼的绝不止他一个，被整成这个样子，不就因为他成分不好吗？说我心狠，我不承认！可我不狠为什么不悄悄放了龙海呢？这事该怨我。可如果全怨我，又觉得委屈。那到底该怨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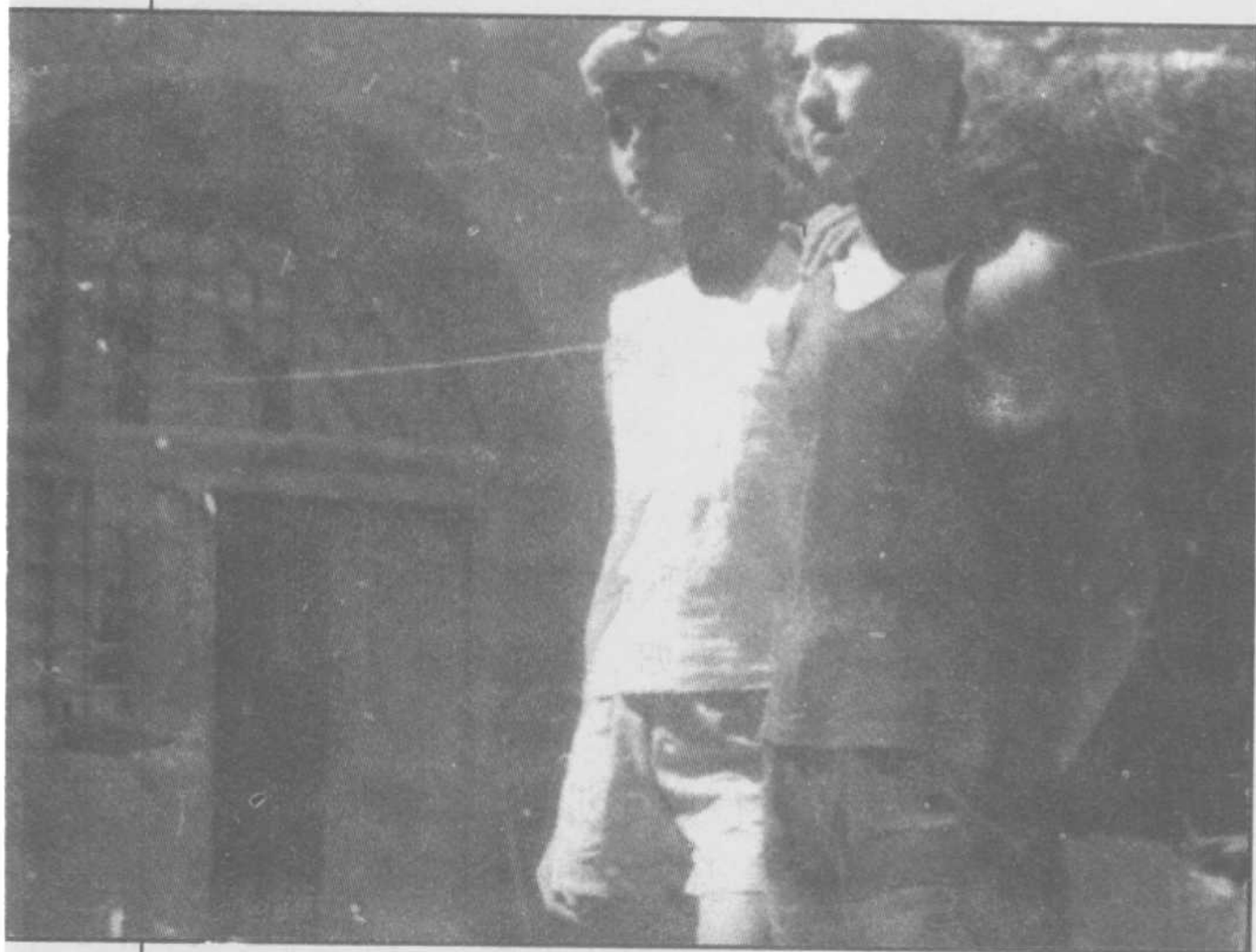
那段时间，真是度日如年，恰巧一个多月以后，我离开村子到太原参加了工作。这一别，就是20多年。

我默对老井在冥想中，身后忽然响起一个颤巍巍的声音：“你来啦。”我回过头，一下子怔住了。这就是龙海？我简直不敢相信，才50来岁的龙海头发变得白花花的，看起来是有六七十岁。他黑瘦黑瘦的脸上布满泪水，顺着深深的皱纹流下来。原来，听说知青到了村里，龙海到处找我，一直找到老井边。我内疚地抓住他满是老茧的大手，向他道出多年积存在心中的歉意。他说：“别提了，那都是环境造成的。我叫你到我这儿吃饭来，我稀罕得想接待你——。”

我跟着龙海，绕过那口老井，走进他新盖的大瓦房。龙海媳妇、儿子和两个姑娘正等着，炕桌上摆好了饭菜。我不由得又提起那段往事。龙海拦住我的话头，说：“你甭搁在心上，哥不计较你。当时是过不成个光景，活不成个人了。咱们兄弟俩根本没恩怨。你从北京插队来到这儿，掏出血心来说没冤仇。那档子事，都是穷把人逼的。现在你想着咱们，回来看看，这就是扯不断的弟兄情。”我在这个欢欢乐乐的家庭中吃了顿可口的舒心饭。

告别龙海一家人，我又走到村口。放眼望去，真是百感交集。历尽沧桑、巍然矗立的烽火台，你就是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的见证；横亘万里、绵延起伏的古长城，你就是宽容深厚的普通百姓的化身！

杨增暖 北京知青，插队于山西左云县，现任山西长城广播电台主任编辑。



与弟弟张征 1969 年在陕北所住窑洞前留影



1998 年 2 月与巴拉圭国家队主教练卡佩吉尼及夫人合影

我曾住在黄土高坡

● 张 路

每当我同球迷侃球时，圈内外人们都说我的口才好。我的第一次讲演追溯起来，还是 29 年前在延安县李渠公社知识青年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那时叫“讲用”。我的知青生活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但每每回忆起来，仍使我激动不已。

1969 年 2 月 1 日，当时正在北京四中读初二的我和在北京八中读初一的弟弟张征一块儿登上开往西北的列车，站台上送行的人很多，可我们哥俩没有亲人送。父母都在“牛棚”里关押，就连下乡的所有行李也是我们哥俩自己操办。卖了家里的一些东西，特别记得卖了一大箱瓷器，买了棉花棉布，做棉衣、被。最后写了一张封条贴在门外，就离开了家。也

许当时太年轻,并没有过多的悲凉之感,倒是有一腔闯荡江湖的豪情。我们哥俩与其它六位北京知青是在2月3日到达离延安50华里的高家沟村的,全村50户人家,不通邮、不通车、没有电,文化生活只有一个小喇叭,可这个小喇叭平时还不响。

初来陕北,潮冷、饥渴、劳累,一齐向我们袭来。高家沟地处陕北高原的深山沟里,新挖的窑洞本来就寒冷,加上潮湿(窑洞不怕旧,就怕新挖的),寒气使人皮肤过敏,起了一身大红疙瘩,且常年不退,一到晚上奇痒难奈,非常痛苦。

我们每天劳动十几小时,又是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头一年口粮是带壳的粗粮,没有油水和蔬菜,所以常感到“饥肠响如鼓”。陕北缺水,高家沟更缺水,当地人中午可以在地里吃称为“然饭”的午饭,这是小米加菜沫和水煮熟搅拌在一起的粥,而我们知青没有菜,带饭大都是窝头,缺菜又缺水,所以总是感觉渴。

我们那个地方山高路陡,下地要翻山,队里没有几头牛,人代替牛干活。担粪、掏地,什么重活都没难住我,那时我已经是1.86米身高了。可高个子也有麻烦,翻地时抬直了腰舒展一下,就误了进度,所以干脆不直腰地干下去,腰酸背疼就不用说了。最重的活是每天中午给下地的人送饭,肩上担十几个瓦罐、一、二百斤上山,且不能半途休息,因为一歇,扁担上挂的罐会掉下来,一个人无法再挂上。农民们看我能吃苦,就推选我当知青积极分子。

晚上,我常在煤油灯下看书。这些书是我装了满满的一箱带到陕北的。我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科里斯朵夫》、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还有《红岩》、《青春之歌》……煤油灯没有损害我的双眼,我现在已47岁,可两眼视力仍是1.5。

陕西也是我真正的足球生涯的开始。下乡前,我曾是北京先农坛业余体校的一名守门员。1971年,北京足球队的教练们推荐我回京入队,可因政审不合格没成,后来教练把我介绍到陕西队,从此,我又和足球续上了缘,以后又考上了北京体育学院足球专业。

陕北高原使我养成了读书与思考的好习惯,我一直把那时的习惯带入大学以至今天。当年父亲让我读《古文观止》,现在我还能背上一些篇目,在北京队当运动员的第一年我还通读了《史记》。虽然是做体育研究工作,可中文系的教材我也看,朱东润先生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我在陕西足球队时也利用业余时间通读过,连注解也细看过。这样,我挂靴后,在足球研究领域里无论是现场评论还是理论著述,都游刃有余,这是文学帮助了我,使我能侃到点子上,评到要害处。

陕北高原经历的往事,使我深知今天的幸福。插队生活带给我的不只是苦和累,更重要的是给我一种深厚的人生阅历。我们了解了中国,了解了社会,了解了最底层的人民,并从他们的角度观察了世界,感悟了人生。有了这种经历,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适应,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恐惧,受到什么挫折都能够想得开,看得透。我很想能闲下来抽出时间去我当年插队的地方看看,高家沟还缺水吗?有电了吗?老百姓生活一定比过去好多了吧!

当然,我一定要让那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女儿与我同行。

张路 北京知青,插队于陕北延安地区,现任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



今日竹林

我的一次“医生”梦

● 竹 林

那是我去皖东丘陵插队落户的第二年。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刚从山芋地里翻藤回来,一进我那原先是牛棚的家,顿觉暑气全消,阴凉极了。我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嘟咕嘟喝下去,疲惫已极的身子就又有了精神。我抓一把山芋干放到锅里,正准备加水煮锅山芋糊糊当晚餐,忽然外面人声鼎沸起来:“不得了,洪娃家出事了!”“洪娃媳妇喝敌敌畏了!”

我也随着人群往洪娃家奔,进屋一看,只见洪娃媳妇躺在炕上,脸色蜡黄,嘴角流着泡沫;洪娃呆站在炕边,抓着媳妇的手,只是呜呜地哭。而洪娃的娘,却站在东屋里拍手拍脚地哭喊:“俺也不活了呀!让俺也去喝瓶敌敌畏吧!”显然,眼前的局面是婆媳吵架造成的。赶来的人们有的劝住洪娃娘,有的喊:“快,快去叫赤脚医生!”不一会,赤脚医生老李头来了。老李头原是个草药郎中,现在当了赤脚医生。他上来,搭搭洪娃媳妇的脉,翻翻她的眼皮,站在炕前搓着手转了两圈,竟低着头走了,同时甩下两句话:“来不及了,准备后事吧。”

大伙儿一听,都低下了头。洪娃更是呜呜大哭起来。

我看不过去,上去推推洪娃说:“快送医院吧,兴许医院还能抢救。”可是洪娃只是傻傻地对我看了一眼。边上的人们纷纷议论:“医院有三十里地呐,等抬到那儿更来不及了!”“现在就走,抬到那里也是半夜了,哪儿去找医生呀!”“再说那钱……”

我听懂了,知道送医院是不现实的。那时一个工分值才一角多点的农民,是交不起医院的医疗费。更何况人已经快不行了,白搭上这一笔钱,叫洪娃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可总不能见死不救,眼睁睁地让一个年轻媳妇就这样死去呀!不知出于什么力量,我突然奔回自己住的那间牛棚,从枕头边找出刚从县城买回来的那本《农村医疗手册》,急匆匆地翻找起来。我终于翻到了这一条:“农药敌敌畏等中毒,用鸡蛋清加明矾催吐。”我立刻奔回洪娃家,俨然像个医生似地向手足无措的人们下达了命令:“快去找鸡蛋和明矾来,快!”

好在这两样东西在农村还算好找,一会儿便找齐了。我马上将一把明矾放进一个大钵头里,又倒进许多水搅和起来,直到明矾完全化了为止。化完明矾,我又将十个鸡蛋统统打入了钵头里。看着那些黄澄澄的蛋黄在明矾水里浮沉,我突然想起书上讲的是“鸡蛋清”,于是又急急慌慌地伸手将蛋黄一个个地捞了出来。既然已经下了手,也顾不得消毒之类,

我索性用手在钵头里将蛋清和明矾水搅均匀了。接着,我让洪娃扶起媳妇,用手掰开她的嘴,我就一勺一勺地往她嘴里灌。灌了快半钵头的时候,洪娃媳妇突然“哇”地一声吐了起来。我就让洪娃干脆抱媳妇趴到炕沿上,让她吐个够。吐出来的水尽是绿色的粘液和泡沫,还带着强烈的敌敌畏的刺鼻味——可我闻到这味,好像闻到了那清醒提神的香水,一下子来了精神;接着又灌,灌完又吐。就这样,我的“抢救”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才算完成。

做完这一切,我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下来,就觉得浑身像瘫了一样,额头的汗珠直往外冒,我眼前一黑,晕了过去。我由于长期在农村劳动,营养不良,有严重的贫血;再加上今天在大太阳底下干了一下午的活,没吃晚饭,当然就支持不住了。我不知道是怎样被人弄回我住的“牛棚”里去的,只知待我醒来时,已是下半夜了,可邻居家的两个女孩还眼睁睁地守在我的床边。我那用墨水瓶改制的煤油灯亮着,照着她们也已困倦不堪的脸。

“好了,好了,她醒了!”她们见我睁开眼,高兴得叫了起来。接着,我又迷迷糊糊地听到风箱响了一会儿,就见她们端来了一大碗的煮鸡蛋——连汤带水,我将这碗煮鸡蛋吃了个精光。由于很烫,我嘴里的上腭被烫掉了一层皮!直到这时,我才想起了洪娃媳妇,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就要往外跑。两个女孩一把将我拉住:“姐,你不要急。洪娃媳妇已经没事了。她早已醒过来了。”“那……那我吃的这些鸡蛋是谁家的?”想到她们家也不富裕,晚上守着我还赔上好几个鸡蛋,我很过意不去。

“嘻嘻……这就是你捞出来的鸡蛋黄,是队长给送来的。”“队长见洪娃媳妇醒来了,高兴得笑眯了眼。说你一下救了两条命——洪娃媳妇还有身孕——以后让你当俺队的赤脚医生。”“队长叫俺来陪你,说会给俺记一个工哩!”两个女孩叽叽喳喳地抢着说。

我的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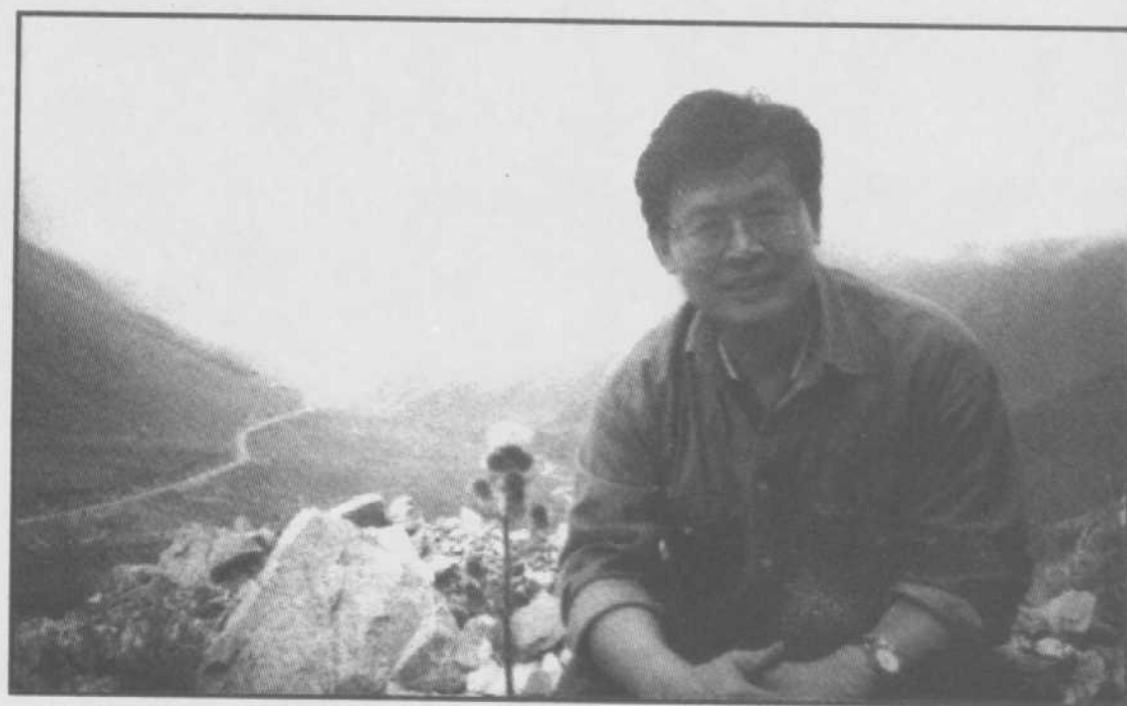
“瞎猫碰着死耗子了!”就这样,以后我真的当起了赤脚医生,而且还去公社卫生院,穿上了正正规规的白大褂,在那里看门诊,像模像样地做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大夫呢!

在此之前,虽然我身居“牛棚”,每天喝着掺了薯藤的高粱糊糊和山芋干稀饭,我的心还在天上飞;我还幻想着有朝一日离开这里去上大学,做我的作家梦。然而这件事终于使我从天上落到了地下——看着村上那患了气喘病的老单身汉每天跪在烂稻草上不分昼夜地喘;看着那发着高烧的孩子被一群无钱又无知的妇女围住,揪着耳朵呼唤他的灵魂归来——我终于觉得,天太高,我飞不上去,但在这块黄土地上为贫穷受苦的农民尽一点力,我也许可以做到。于是我就发疯似地学习针灸,为了练针将自己的胳膊和脖子都扎肿了;又拼命翻那《农村医疗手册》,几乎将它从头至尾背了下来。我毫不犹豫地让那些满身长着虱子的农民躺在我的床上给他们扎针;无论刮风下雨,谁来喊我治病,我拔腿就走。可以说,我那时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医术,但我还是治好了不少劳苦的病人。

大队和公社表扬了我。我成了县知青积极分子,并数次被推荐上大学。

当然,我填的志愿是上医学院。我相信,如果我去大学深造以后,我会回来拯救更多的缺医少药的贫苦农民的。然而,命运又同我开起了玩笑。我三次被推荐,三次都被刷了下来。我当医生的梦又破灭了。以后,经过了几多艰难几多曲折,命运又将我推向了写作之路。这就无法在这篇短文里叙述了。我只能说,“命运”是“幽默”的。

竹林 上海知青,插队于安徽省,现为上海作协一级作家。



肖复兴近照

鱼的回忆

● 肖复兴

到北大荒第二年的开春，不知谁从哪儿借来个照相机，我们聚集在一起照了几张像。背后的那一排土房，就是我们知青的宿舍，是用拉合辫合上泥盖起来的，简陋得连块土坯都没有。那一排土房很长，中间一个门，走进去，两边各是女的和男的宿舍，宿舍里脸对

着脸两排长长的土坑,如果端一盆水,从门口走进最里边,得吆喝老半天。我们在那里住了整整一夏又一冬。

虽然春天来了,也只是雪化干净了而已,地上一点绿意没有,天依旧冷得很,我们都还穿着棉衣。我棉衣外面套着的外罩是来北大荒之前姐姐给我的,是她的那种小立领的铁路制服。由于套上的棉衣太厚,制服系不上扣子,我只好把扣子往外挪了一些,衣服就露出一长条明显的深颜色,和晒掉了颜色的衣服其它地方对比得特别乍眼。在北大荒干了有大半年的活,衣服破得不成样子,补衣服的针线活,逼得我学到了不少,衣服上所有的补丁都是我自己补上去的。那针脚粗粗拉拉的,那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相反觉得很自豪。

站在我们中间的高个子、大胡子的壮汉,是当地的老乡,叫张念洲。当时在场院上干活,偶尔也赶马车。他是从小逃荒从山东逃到北大荒的,几十年过去了,在这里娶妻生子。他有一个女儿,正是二八年华,人长得也不错。这里的人们无中生有怀疑他女儿和队上的一个木匠有男女关系。那时,男女关系是很要命的,那就是说那个木匠是个不可救药的流氓,便把木匠揪了出来,挂上拖拉机的链轨板批斗。一块链轨板是十七斤半重,一挂就是挂三块链轨板,脖子都勒出血。老张的女儿也跟着吃了瓜落,抬不起头来。当时,我血气方刚,看着不公,和几个同学急公好义,访贫问苦,调查了解一番,根本没那么一回事,便站了出来和队上的头头辩论,唇枪舌剑,一共辩论了整整三个晚上。想想那时,我们个个像是西赛罗,像是施洋大律师,能言善辩,激情如火。我们和老张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老张不善言词,但他能喝酒,而且每喝必醉。他常常和我们在一起喝酒,常常醉成一滩泥。他说痛快!其实,我看得出他心里有许多说不出的苦闷。

那年开春,我们照像时,当然想到了老张。木匠和他女儿的事情渐渐水落石出弄清,我们之间的感情更浓厚。当时,听说要照像,老张很高兴,特意找了件干净的棉袄。相反我们倒显得个个破衣褴衫的,以为那才是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育出的本色。

1982年的夏天,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特意回了一趟北大荒。我们队上那些老乡听说我要回来了,许多家联合为我做了一大桌子饭菜,几乎全队的人都来了,唯独没见到老张。他们告诉我:老张今天早上听说我要来,特意去为我到七星河打鱼去了。从队上到七星河要走三四十里地的路,来回就是七八十里,光走路也得走上个小半天呀!

中午已过,饭刚吃到一半,老张回来了,他在院子里就喊:“复兴来了吧?”然后风风火火地进了门,满脸是汗,手里拎着几条鱼,是鲫鱼,水淋淋的,振鳍摇尾地不住地动。我的心里涌起说不出的感动。

那一天,老张又喝醉了。

那一天,用鲫鱼熬的汤,鲜美无比,我从来没有喝过那么鲜的汤。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鱼汤里放着几个鲜红鲜红的辣椒,那是老张让放上去的。

肖复兴 北京知青,下乡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



盼望的目光

● 何 申

我是 1969 年初从天津市第 34 中学到塞外插队的。具体讲,是去了承德地区青龙县大巫岚公社和平庄大队。

那时照像是一件很难得的事。现在拿出来的这张照片(上),是 1973 年的夏天,在我们村开知识青年工作现场会时,由承德群众报社的记者照的。前排举着右手,正在讲什么的

人,是大队支部书记李永荣,挨着他的是我的同学支忠信,右边第一人,是我。我和支忠信分配到工分值最低的第五生产队,最高的年份,每天三角七分。照片后排的男同学叫徐宏,他那时在小学校代课,不必下地干活,我们很羡慕他。后排露出一个整脸的女孩,叫藤玲敏,她哥哥叫藤山虎,与徐宏同在第四生产队,藤玲敏是后来找她哥哥来这里插队的。他们的父亲是日本人,早就回国了,他俩来插队,家中就剩下他们母亲,怪可怜的。

拍这照片时,我刚从县城回来。我们村的知青下乡后就表现不错,相继参加了县、地区、省各级积极分子代表会。因为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根红苗正”的,所以,只能出集体的代表。先是徐宏,然后是我,我走了后,是支忠信。我到农村不久,就当报社的通讯员,慢慢就练着会写个材料,在外面参加会议之余,安置办公室等部门,留我帮着写材料,每天给五角钱误工补贴。我自然很喜欢做此事。一来二去,我就不愿意去“讲用”了,在安置办帮几天忙,再到广播站帮两天,在照这像前,我正在县文化馆帮着编第一期《青龙文艺》,里面有我写的一个故事,叫《梁水长流》。

那时,和平庄很有些名气,李永荣也是全县有名人物,他经常讲的是“和平庄,不和平,阶级斗争一刻也不停”。但我们知道,那是个幌子,他还是想带着全村人干点实事。我们身后的新房,就是新建的小学校,他举手讲的,是和平庄的宏伟前景,说是“梨树三条沟,苹果两大片,稻田五百亩,点灯小水电……”我们当然都很盼望着这个宏伟的蓝图早日实现,所以,都跟着朝远方望。可能也是受了当时样板戏的影响,一个个仰首挺胸,好象美景在东山顶上似的。

那时,我心里还有另一件事,就是我刚刚报考了大学,但没有把握能去上,名额很少。在这以前,李永荣跟我讲,如果不去上学,公社要发展我入党,提拔为公社副书记。我当即表示上学的机会难得,还是去上学,就去考了。我报的是河北大学中文系,报罢,听说还有几个复员军人、党员,也要争这唯一的名额。好多人说你希望不大。在县里编故事时,有一天晚上,文化馆的一个姓张的河大毕业生跟我说,他的一个姓郑的同学来招生了,你想见不。我当然想见,但很紧张,怕不知说啥。张说你看了不少书,就说对文学的爱好。于是,见了郑老师,我就把自己怎么怎么喜欢文学,说了一气。郑没说什么,就走了。那时,还不兴送礼,要不,我豁出也得送人家点啥。

照这张像时,县里在我村开现场会,我们村是一个参观点,大队叫我回来。我听着李永荣的讲述,一方面为和平庄的前景而高兴,另一方面,也琢磨自己的事,盼望去上学。支忠信他们呢?我估计也都有自己的盼望。所以大家的眼光里都有些旁人难以想到的意思。

照这张照片后不过一个多月,我就接到通知书,被河大录取了。支忠信转年回天津上学,落在天津;藤玲敏和她哥,日后都东渡扶桑,找他们的父亲去了;最让人心疼的是徐宏,他在我们都离开和平庄之后,好不容易才转为公办教师,并调到县城小学,谁料刚结婚就得了白血病,跟《血疑》里的幸子一样,治了一年没治好,告别了人世。李永荣现在还健在,有七十多岁了,听说身体还不错。他当支书时就爱喝酒,贫下中农的酒喝,地富的酒也喝,总是喝得红光满面。在他那个年龄的人中,人家没白活。虽然多是薯干子酒,特冲,但毕竟是酒,不是谁想喝就喝得起的。

何申 天津知青,插队于河北省青龙县,现为《承德日报》社社长